

天下物种，皆有灵性。我对鸽子厌恶，听见就让人心烦，烦的不是鸽子，烦的是养。

很久的事了。童年在老家，暴雨过后的早晨，在房檐下，父亲救治了一只奄奄一息断了翅膀的家鸽，他用竹批儿绕上麻线接上了断骨，而后每天精心喂养，它竟奇迹般活了下来。也不知是依赖还是报恩，它长久不走。这只鸽子独居的窝里，不知它用什么方法，又招来一只。异性相吸，新来的当然是雌性的。两只生活在一起，后续几年，它俩努力繁殖，在小院里建立了庞大的鸽群。

父亲吩咐我要经常打扫鸽床，把喂食喂水的任务交给我。无规无矩的鸽子随处拉屎，天天打扫也打扫不净。周日休息我也轻松不了，就这么尽心为鸽子服务，有时也会被父亲查出问题，挨他一顿数落，还要我重来。我恨透了这群东西，有多少回我强压怒火，忍了过去。不然逼急了，真想偷偷将鸽群赶走。轰过多少回，谁知过会儿又飞了回来，继续享受它们的安逸生活。听人说放炮仗能吓跑它们，可炮仗响，它们是倾巢飞走了，一只没剩，可没过多久，还是顽皮赖脸全回来了，理直气壮地回归故地。

也许是经常喂食的原因，有吃有喝，谁愿意搬家？鸽子不怕我，因为我与它们朝夕相处混熟了，也许鸽子认为这才是它的家。谁愿意舍去自己的家园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自从我去外边讨生活，赶上回家探望老人，才进家门，已经换了几代的鸽种，老鸽子见到我，依然亲热，在我面前飞来飞去，我躲躲闪闪，总怕弄脏我体面的外衣。即便我挥手轰它离开，也阻止不了它们那股热情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父亲养殖的鸽群越来越大。每次回老家，父亲都拿出很多平日积攒的鸽蛋，让我回北京时带走，说给孩子吃有营养。说来还真奇怪，孩子冬天吃了鸽子蛋，常常打针对吃药的小身体还真没有感冒。

自从父亲走后，再没有人照顾这群东西。在父亲过世后那几天，院子里边烧纸多，也许受不了烟呛，也许是看主人离去，它们也无限伤感，也许是几天没喂食饿的，再抬头看房檐下那排鸽窝空空如也，没有了“咕咕咕”的叫声。说来也很奇怪，父亲出殡那天早晨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大红棺旁落着很多只鸽子，它们低低地飞来飞去，头机械地啄着土地，像是对已故主人的千恩万谢，完全是人性的行为，我望着天空，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。

再回老家，入目是荒芜的院子，虽然屋檐下仍挂着鸽窝，但除了里面被风吹动的鸽子毛，一切都是那么安静。

几十年了，除了吃上几顿烤鸽子，我再也没有在鸽子身上花更多心思，包括梦中回忆。我有起早走路的习惯，坚持了十几年。从小区出来，穿过站岗的部队大门，过一家烧饼铺，再往前就是体育路的体育场。路不宽双向车道，车辆来往穿梭。六点钟，必经过这里。有两只通身红灰的野鸽子，就像约好一样，在这条路上与我相会。它们翘着尾巴、挺着身子走在前面。偶尔啄地上食物，偶尔挺胸前行。当我的脚步快接触上时，它们抖动翅膀双双飞起，再看又到了我脚前方。

这样的日子经历了几个季节。交往中，它们有时视我如陌路，有时贴近我身边毫无防范，只在伸手想抚摸它的羽毛时，才瞬间展翅飞走，与它们和睦相处，已至这么久。

那天，连续降雪覆盖了马路，两只鸽子在烧饼铺前寻觅食物。一只鸽子偶尔寻到一粒食物，它“咕咕咕”引另一只来食。旁边好事的女人嚷嚷“噢，这两只鸽子真恩爱，把觅得的食物给另一个吃，比人还强”，说着往地上撒下一把食。我小心翼翼地走在有雪有水的甬道上，感觉到它们生存真的不易。

待我锻炼回来，见烧饼铺门前围着很多人，你一言我一语，相互指责，大声嚷嚷。原来刚才那位女士投完食，被另一位好心人看见，她把烧饼上的芝麻粒刮到手上，接着喂给鸽子，她甩的芝麻粒让风吹落在了甬道以外马路上，一只走下甬道专心吃食的鸽子，被卷至车轮下，失去了生命，汽车风驰而过毫无发现。另一只鸽子看到伴侣遇难，“咕咕咕”叫着像要唤醒同伴。它两只圆润的红眼球，可能落下伤心的泪，两个人的争吵吸引了很多人，一位好心人将僵硬的鸽子尸体拿回，包上一层纸，扔进路边的垃圾桶。一切恢复正常，傍晚环卫工人会将垃圾清运干净，我对遇难鸽子的归宿稍有心安。

第三天早晨，雪路经过两天日照，基本干净，大地上恢复本来颜色。我和往常一样向前行走。突然发现离烧饼铺不远处，又有鸽子死去，是不是那一对的另一只我不知道，但每天过烧饼铺门前，再也没有看到野鸽子。晚上和媳妇闲聊，说起前天汽车压死野鸽子的事，感慨生命的脆弱。当说到另一只鸽子为死去的同伴殉情时，媳妇再也忍不住泪水，边哭边说：“这只鸽子比你强，知道爱情的忠贞，宁愿陪同死去，也不愿另嫁他人。”媳妇说出来的话，触动了我。深思，背出那句让人痛心的“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”古老格言。

现实，清楚记得邻居，看上去一对恩爱的老夫妻，经常挽手走过窗前。媳妇因他俩恩爱骂我冷血，我无语。可时间长了暴露出人性。那天周日，我靠在小公园长椅上，眯上眼睛，享受着阳光。忽然听到了带哮喘的呼吸，一位老人坐在我旁边，我微动了动身体，睁眼看到了面前蓬松头发，一屁股坐在那里的老者。我向他点点头表示欢迎。他烦躁的情绪看上去似乎又絮叨着什么。我向老人问候，问道：“老人家怎么啦？”他激动地骂道：“有这样的坏女人！我老伴去世早，儿子结婚分开住。我觉得孤独，退休工资花不完，干脆找个老伴一起过日子。前两年，我身体还行，结婚共同生活。但是，这两年身体不好了，得了脑血栓，这女人看我半身不遂，就走了。现在找不到她了，我真后悔啊！”老人的言语让我深思。两只鸽子的故事再次触动了我。

个刺头而恼火呢。长庆二年(公元822年)七月，唐穆宗批准了白居易的请求，任命他为杭州刺史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了，白居易有点大喜过望。是年，白居易52岁。

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干了二十个月，为百姓做了不少事，尤其在生态环境方面贡献很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杭州留下了一湖清水、一道芳堤和六井清泉，当然，还有数卷诗词。有意思的是，在杭州刺史任上，白居易专门写过一首生态诗《鸟》：“谁道群生性命微？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白居易正是奉行着这样的理念，始终抱着一颗敬感恩善良的心，体会普通百姓的苦与乐，对小动物也心怀善意。

长庆四年(公元824年)春，白居易接到朝廷的调令，要他到苏州任职。离任之时，他对“皇恩只许住三年”(《西湖留别》)的杭州留恋不舍。据说白居易临走时，杭州万人空巷，百姓们扶老携幼，手持美酒，拦住马为他送行，他则为百姓的盛情感动得“泪潸然”。多少年过去，杭州的老人提起西湖美景时，还会念叨他们的“老市长”白居易。

酸枣还可以用来做酸枣糕，它是一种特色小吃。把捡回来的酸枣洗干净，放到锅内加水浸过酸枣，然后加热到水沸腾，直到酸枣的皮裂开，再将它们从水里取出，剥去皮，若是皮里还有肉，可以用匙羹将肉刮出。剥去皮后，把一个带核的肉球放到一个盆中，用筷子大力搅拌，直至核与肉全部分离，再把核拿走。分离出来的肉已经像和好的面了，这时就可以放入适量的糖，怕酸的朋友可以多加些糖，也可以煮些红心地瓜或是南瓜与其捣在一起，这样就不会那么黏，拌匀后就大功告成了。最后把做好的糕擀薄，切成小块，放到太阳下晒晒，就能吃了。

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食物供应也丰富了，酸枣已经沦为少人问津的野果，很少有人去捡它来做酸枣糕了。

山村里的酸枣树诉说着它经历的风霜与果实满枝的风光。我仿佛听到了它在轻声呼唤：“酸枣年年挂果，游子何时归来？”

喜欢吃酸枣的朋友们，十月约起去大山里采摘、捡拾，体验乡村生活，呼吸清新森林空气，顺便找回童年趣事。

几，考核官吏，宣布德化，敦教五教。总之，是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一起抓。在忠州，那些已经长大成林的树木寄托了白居易的情感，像“东坡桃李”“水西楼竹”“新岸柳”“郡树花”“桥上竹”等，他如数家珍。白居易很喜欢吃水果，尤其是爱吃荔枝，所以到忠州后便开始种荔枝，后来发现柑橘才是适合在忠州栽种的最优选择，而且果粒饱满、汁多味甜，完全不输荔枝带来的口服之福。所以，白居易在忠州大力推广种植柑橘。

白居易在忠州停留时间实际上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左右，临别之时，心存不舍，留下了“长忆小楼风月夜，红栏杆上两三枝。每看阙下丹青树，不忘天边锦绣林”的感叹。他心心念念放不下的，是忠州漫山遍野的橘子树，他留恋不舍的，是这里忠厚老实、知恩图报的老百姓。

元和十五年(公元820年)四月，白居易返回长安，任司门员外郎。此时唐穆宗无能，朝堂上朋党倾轧、你争我斗。白居易屡次上书却不被采纳。于是，白居易主动上书请求外放。当时唐穆宗正为白居易这

中有时也会有意外收获，大山中有许多野果，如柿子、杨梅、冬桃、酸枣等。挖笋的季节适逢酸枣成熟时节，偶尔会遇到野生酸枣树。冬季风比较大，起风的时候，风吹果落，遍地“黄金”。此时，我们会大声呼唤同伴过来一起捡拾，共同分享。抬起头四处张望，终于发现了一棵硕大的、挂满一串串金黄果实的酸枣树。

一颗小小的酸枣，带着几代人酸酸甜甜的记忆。

酸枣也叫山枣，含有氨基酸、蛋白质、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。新鲜的酸枣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，是红枣的2至3倍，柑橘的20至30倍，能够抗坏血病。酸枣中含有的维生素E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减少其对人体的损伤，防止皮肤衰老，美容养颜。酸枣中的维生素比药片中的维生素更加有利于人体吸收，对体质虚弱多病的人来说也能增强免疫力。此外，酸枣还有造血、补血、镇静安神的功效。酸枣树皮和果实均可入药，有消炎解毒、止血止痛之效，还可用于治疗大面积烧伤、烫伤。

白居易的生态情结

赵腊平

学而优则仕，古代文人多为官，白居易也不例外。在文学方面，他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，有“诗魔”和“诗王”之称。在仕途方面，白居易十几岁时与元稹等一起登第，授秘书省校书郎。按理说，白居易这样的才子，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的，但由于他喜欢“上书言事”，在官场并不怎么得意。但不如意归不如意，除了不受重用，皇帝也没把他怎么样。倒是几经折腾，白居易另辟蹊径，在生态环保方面悟出了道道，干出了名堂。

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，白居易因“越职言事”被贬为江州(今江西九江)司马，这是白居易在官场上首经挫折。虽不得志，内心愁苦，但官阶六品，小日子大体上还是能过得去的。更重要的是，白居易在这里与生态结下了不解之缘，找到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秘籍。元和十二年春，白居易在庐山香炉峰下建成了一栋“三间两柱，二室四窗”的草堂，简朴，规模不大，但他很是喜爱。在《香炉峰下新置草堂》一诗中，白居易写道：“香炉峰北面，遗爱寺西偏。白石何凿凿，清流亦潺潺。”有了草堂，朋友络

绎不绝。这一年四月初九，白居易约了一大帮子朋友爬庐山，到达大林寺，即景吟成著名的《大林寺桃花》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。”显得喜不自禁。

元和十三年(公元818年)，一道圣谕快马加鞭送到白府，他被派往边远的忠州担任刺史。离开江州时，白居易留下了一首绝句：“三间茅舍向山开，一带山泉绕舍回。山色有无兼雨意，三年官满却归来。”他对江州的情感是复杂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经过几年历练，白居易成熟了，老到了，他已经学会随遇而安。

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三月，白居易赶赴忠州。远离京师，发配到这样一个“下州”任五品下阶刺史，除了聊度时日，也不想把这当成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驿站，但白居易不想自此沉沦。相反，他竭力所能及地为当地做些什么。从此，一代诗坛巨擘融入了这片土地。

白居易来到忠州之后，当地的老百姓善待他，敬他如高悬明月。白居易勉力工作，开山、修路、种果、养花。同时，清肃那

回味无穷的酸枣

张武昌

末上山砍柴，便可以捡到从树上掉下来的酸枣，森林中结果实的酸枣树通常比较高，很难爬上去摘，唯有等它自然成熟掉落。

野生的酸枣，肉少核大。酸枣有点像苦楝树的果实，也有点像李子。以椭圆形或者是长圆形为主，果皮比较厚，没有熟的是绿色的，摸起来硬硬的，而熟了以后就会变成淡黄色，或者是金黄色，里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奶白色果肉黏附在果核上。果实成熟了，吃起来依然很酸，但是它却是儿时的零食，特别是60后、70后这些曾经在南方农村生活过的，相信也有捡拾酸枣的经历。

成熟的酸枣是惹人喜爱，一颗颗与成人拇指般大小。撕掉金黄的果皮，露出雪白的果肉，扔进嘴里，酸酸甜甜，满口生津。我通常把捡到的酸枣，在衣服上擦一擦，连皮放到嘴里吃。牙齿咬破酸枣皮后的第一感觉是，酸酸甜甜滑溜溜的。自己吃够后，就放在衣服的口袋里，把口袋塞得满满的，带回家里分一些给姐妹们吃。

有一次学校放假，我与同村的伙伴一起去山里挖冬笋，迈步走入丛林。挖笋的过程

让自己变成一座山

华海

一个人的时候，思绪就会回到山中，这几乎成了一种精神游戏。闭上眼睛，想象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山风送来幽凉的气息和花草的香味，树缝里洒下的光斑轻轻落在身上，渐渐地，感觉到与周围的一切，与脚下的土地融合到了一起，成为山的一部分。在远远近近的鸟鸣虫啼声中，轻轻地吐纳，安静到能听到自己的心跳……

这是一种幻境状态，而产生这种心理现象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？我想一个生活在深山深处的人，他的梦想肯定是在大山之外。而一个远离山林、远离故园的人，心灵上常常会处于一种无所依归的状态，一片山野就成了他心灵栖息安顿之所，有时即使不能亲临，在回忆和想象中也会听到远山的呼唤。

生态思想家利奥波德曾提出“像山一样思考”的观点。所谓“像山一样思考”，不是主观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座山，而是真正进入一座山，与山林融为一体，学习自然的法则，进入生态的循环系统，和自然脉搏一起跳动。显然这体现了一种从“生命共同体”整

体出发的生态理念。

有一段时间，电视里常播出一句广告词：山高人为峰。它的意思是把人当作最高峰，这有励志的意思，但同时也流露出了以人为万物统领的意识。显然，在这样的意识里，自然只是一种受制于人的工具。“像山一样思考”与“山高人为峰”反映了对自然迥然不同的态度。

现代人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倾向，一般来说还是停留在寻找心灵安慰的层面。大自然确实能起到抚慰、疗治灵魂伤痛的功效。但这更多还是从对人精神有益的角度来看待自然，离生态观念还有一段距离。即使有时置身山野，想得更多的可能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像山一样思考”。只有超越人的利害关系，从大自然整体认识生物的价值，人们才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认识世界。

事实上，如今已很难找到原始的山林了。我们总想回到当初的山中，然而我们只是走在回到一座山的路上，或者说我们只是在回忆和想象里回归……

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完整地记录了在冥想中穿越山林的过程。现在从一堆旧稿中翻检出这些文字，一段心灵的经历重又鲜活起来……

那是从一个早春寒冷的清晨醒来，空气在灰白的光线中颤抖。但大脑还延续着梦境里的沉思冥想，穿行于一座绿色山林中。感觉到身体伸展出无数根须，在碰到任意一点泥土中繁衍生长，并验证人和所有生物都具有的无限可能。

这是在意念中的行走，在林中也许会发现蛇蟒和野兽的踪迹，但不必惊扰它们，也不必恐惧，只要沿着它们的生命气场轻轻绕过去，就是一种尊重，它们也会报以同样友善的德行。

这是一次形而上的精神旅程，但同时也充满着一种超验的感觉。在山中，让人的气息由陌生到亲切，这是一个过程，也是一种返回。其实，林中本没有道路，行走本身就是一条路径。那里有阳光跳跃，从树的缝隙落下来，落在头发上、鼻梁上，也落在心尖上，如一句温暖的早安问候。我能够听到树